

王东京 主编

2015年

第1册

中国经济观察

反腐败的政治经济学

求解国企改革

商业银行如何应对互联网金融

城市魅力的生成与规划

政府如何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2015年 第1册

中国经济观察

王东京 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济观察. 2015 年第 1 册/王东京主编.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7-5035-5584-8

I. 中… II. 王… III. 中国经济-文集
IV. F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4935 号

中国经济观察 2015 年第 1 册

责任编辑 曲 炜 楚双志

版式设计 李 灵

责任校对 高 鹏

责任印制 宋二顺

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邮 编 100091

网 址 www.dxcbs.net

电 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24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 171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3.25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珏	刘 伟	刘海藩	江小涓
李兴山	张尧学	张卓元	林毅夫
顾海良	梁小民		

主 编 王东京

副主编 赵振华 (常务)

韩保江	潘云良	梁 朋	孙小兰
-----	-----	-----	-----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安培	王 健	王天义	王东京	王国平
宁向东	孙小兰	张 军	张维迎	陈甬军
陈晓红	杨秋宝	杨瑞龙	郑介甫	赵振华
洪银兴	顾海兵	黄少安	梁 朋	韩保江
谢鲁江	潘云良			

学术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君超	石 霞	田应奎	刘振英	刘艳梅
李 鹏	李 蕾	李旭章	李省龙	李继文
张 开	张玉杰	张慧君	杨 振	陈宇学
陈启清	施 红	胡希宁	赵锦辉	徐平华
徐祥临	袁 辉	郭 威	郭兆晖	贾华强
曹 立	曹 新	董艳玲	鲍永升	

热 点 聚 焦
Hot Spots in Focus

2

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
Be a Master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litical Economics

胡培兆/3

反腐败的政治经济学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Anti-corruption

刘春雷/15

逝去的是“纸” 留下的是“报”
News Report Will Remain While Paper May Disappear

姜 波/32

改革与发展
Reform and Development

长三角机场群一体化发展新机制
New Mechanism of Yangtze River Delta's Integrated Airport
Cluster Development

张恩迪/47

求解国企改革
Views on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赵振华/52

国企改革四问
Four Questions on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吴幼喜/63

政府如何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
How Governments Support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李方旺 刘毅飞/68

城市魅力的生成与规划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n Enchanting City

党国英 吴文媛/90

- 农民如何就地城镇化 张力夫/104
How Peasants Can be Locally Urbanized

- 利率走廊调控模式的国际实践及启示 巴曙松 尚航飞/113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Interest Rate Corridor
Regulating Pattern

探索与争鸣 Exploration and Contention

- 新常态经济重在求变 左晓蕾/127
Change Should be the Key to the Neo Normal Economy

- “专利申请费用/人均 GDP” 之国际比较 顾海兵 许涪善/134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Patent Application Fee in terms
of Per Capita GDP

- 商业银行如何应对互联网金融 张吉光/150
How Commercial Banks Meet the Challenge from Internet Banking

短 论 Remarks

- 冷眼近观奢侈品 刘恬伊/167
A Closer Look on Luxu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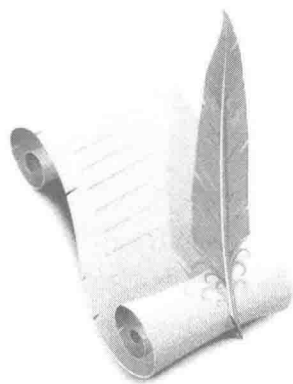
- 终身学习与人人尽其才 王苓芳/172
Life-long Learning to Let Everybody Fully Display His Talents

研究报告 Report of Research

-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陈启清 杨 振/185
An Analysis of Current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热点聚焦²

Hot Spots in Focus



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

胡培兆^{*}

2014年7月9日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8日在京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他在会上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这对我国政治经济学学科的研究、发展和应用将起极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论断告诫人们认知：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是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推进改革开放、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理论前提。政治经济学理论界责任重大，更要端正求真务实的学风，研究和发展好政治经济学，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政治经济学。

^{*} 作者系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一、要明白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

我们党历来主张中国的事情由中国人民自己办，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做外国的附庸。近年来习近平同志多次极其深刻地强调这个问题，令人警醒振奋。

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没有一个民族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着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2014年8月20日，他在《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引用了邓小平的告诫：“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人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2014年4月1日，他在《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讲演》中就讲了这个精神：“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5月4日，他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还说：“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言之凿凿，掷地有声，每个有国格有骨气的中国人，对习近平同志的以上讲话都会由衷地产生强烈共鸣。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的历史可鉴，有哪个西方列强诚心希望和帮助过中国走独立富强的道路？唯有奴役和屈辱。就如抗战时期延安的擂鼓诗人

田间在他的诗《假如我们不去战斗》里所写的，侵略者屠杀了我们的同胞，还指着尸骨说：“看，这是奴隶！”

面对今天波谲云诡的国际环境，习近平同志强调的这个民族精神，我们更能体会其意深长，其义重大。因为这是直接关系到 13 亿人口大国的命运是由自己掌握还是任凭他人摆布的问题。中国梦只有中国人自己做自己圆，不能寄望于他人。就我们要有理论自信而言，国内有位哲学家说得好：洋猫土猫，能逮住老鼠的就是好猫，洋猫的理论虽然高超，可只有中国的土猫才知道老鼠在哪个洞里。我们有 5000 多年文化的传承和积累，有 13 亿人的智慧和能力，完全能把自己国家的事情办好。因此每个中国人都要尽职尽责地学习和工作。

二、要为政治经济学归位正名

毋庸讳言，在极左思潮裹胁时期，政治经济学曾被当做政治说教课来开设，给人留下不好印象。老一辈经济学家孙冶方生前说过，那时我国的政治经济学相当普遍地“为政治而讲政治的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为政治而政治的政治政治学”，“那就是政客学。”^①以致这门风靡世界 300 多年的高雅学科在我国竟被一些人误解为像糟糠一样受轻蔑，至今也没有完全消除影响。这就需要廓清笼罩在这门学科上的迷雾，还其真面目。

人类有经济生活就有谋求经济生活之道的经济思想。但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却萌发于 16 世纪以来的欧洲，虽然在 1615 年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出版的《献给王上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论》一书中，已有政治经济学的称谓，但一般都夹在政治学、哲学里。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理论等学说有的也还是夹在他的政治学著作《政治算术》《爱尔兰的政治解剖》里阐述的。直到

^①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12 页。

他晚年 1682 年出版的《货币论》才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可以说 17 世纪末政治经济学才作为一门新学科独立发展。

政治经济学原是社会贤达给国王献计献策如何富国裕民的内部文本。所以有些国家如法国把政治经济学作为国家高级机密，专由枢密官保管。后来解密了，就成为一门公开研究财富的科学。从中我们也可想而知，研究富国裕民的这门学科之首之所以要冠名“政治”一词，可见其重要性非同小可，事关国计民生之大事，是为顶层政治设计建言献策的大学问。所以，这是政治经济学为社会科学之首的神圣和殊荣。亚当·斯密在其大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名《国富论》）里就说，“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①，“政治经济学的大目标，即是增进本国的富强”^②。因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富国裕民和人们最根本的经济利益关系的大学问，国内外备受学界尊奉。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绪论中就说，“政治经济学是最古老的艺术，最新颖的科学——的确，他在社会科学中，居首要地位。”^③ 孙冶方也说，“如同数理化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一样，政治经济学就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④ 因此，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看，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中求取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以达富国裕民之目的，是政治经济学的原位。回归原位

① [英] 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等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商务印书馆 1974 年版，第 1 页。

② [英] 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等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 1974 年版，第 342 页。

③ [美] 萨缪尔森著，高鸿业译：《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1 页。

④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12 页。

也就为政治经济学正了名。它是实干兴邦之学，切忌空谈。这里也要说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这本是最简单明了、不成问题的问题。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我国经济学界竟有人连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都搞不清楚，竟把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真让人啼笑皆非。某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曾在文章里宣称：引进海归派是为了改造政治经济学。凡读过一些古典和经典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学者都明白，在它们那里“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是同一称谓，分别仅仅在“政治经济学”是这门学科的全称，“经济学”是其简称。如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①我们今天说的西方经济学，实际也是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的简称。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经济学，经济学离开政治经济学也就不存在。同样，“经济学家”也是“政治经济学家”^②的简称。所以，政治经济学家即经济学家严格讲只是理论经济学的称号。凡从事其他应用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其成就再大，如果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缺乏研究，就称不上是政治经济学家即经济学家。当然可以别称财政学家、金融学家、会计学家等。政治经济学还是后来一切经济学科的母学，现在名目不断增加的财政学、银行学、金融学、投资学、统计学、贸易学、管理学等等，都是从政治经济学这母腹里分蘖独立出来的子学科。而今子大了而忘母，不认政治经济学了，这是经济学科天伦缺失的表现。

三、要勇敢参与经济全球化浪潮又不随波逐流

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取得支配地位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8页。

^② 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论述“劳动在类人猿到人的作用”时第一句话开头就“政治经济学家说……”又如麦克库洛赫著：《政治经济学原理》，郭家麟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6页，等等。

后，由最先完成产业革命的英国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就开始了，这种全球化的新局面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里就有生动的写照：“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新的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①虽然当时还没有“全球化”这个概念，但是全球化实际已出现，这是势不可挡的大浪潮。当今的全球化主要是美国推动的新一轮更高层次更猛烈的经济全球化，同样势不可挡，任何民族只有勇敢参与搏击才能生存与发展。因此我们要与世界广泛建立联系，学习和引进人类最新文明成果是必要的。但要坚持独立自主，保持民族气节，不论何时何地都不能卑躬屈节，随波逐流，受人摆布。

按照科学辩证的唯物史观原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根本，是正确的，但不是绝对的。诚如恩格斯晚年所说的，决定社会发展的实际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各种因素“融合为一个总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包括政治、法律，甚至个人意志都起作用。从总体上看，“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而从微观上看，个别情况也不尽然。“靠先人思想材料的积累，‘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②只是有一点我看是肯定的，就是经济学作为经济实践的反映论，发达的经济学只能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出现。过去英国的经济最发达，经济学也最繁荣；到20世纪，美国逐步后来居上，世界主流经济学就转到美国。1968年开设诺贝尔经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4页。

学奖以来，此奖几乎是美国经济学界独揽的。就因此，我们发展中国家要借鉴西方经济学是必要的。只是要考虑水土是否相服，绝不能生搬硬套。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资深“海归派”马寅初、王亚南、陈岱孙等先生生前就都主张不能照搬西方经济学。马寅初早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就说，“余总以为中国研究经济学的青年，应多注意中国的实际情形、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我们生在这个社会之中，决不能离开这个真实社会而高谈空论。但我们同时亦生在这个时代，与这个时代的潮流亦不能脱节，故事实与理论有合冶一炉之必要。今日的新古典学派，已大受凯恩斯学派的攻讦，几乎驳得体无完肤。凯恩斯的大著《通论》在欧美固纸贵洛阳，而在中国亦大受我国学者的欢迎，论坛上一提到凯恩斯的言论，几乎无人不奉为金科玉律。以时代而论，《通论》代表时代的新思潮，吾人不能不读；但以空间而论，它是根据英美的情形而写的，与中国的实际情形可谓风马牛不相及。故此书适用于研究高等经济学者，而对于初学者，不但不适用，亦不能用，更不宜用。”^①王亚南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也持这一主张，他写的《中国经济原论》中说，“我们应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老一辈经济学家、资深“海归派”陈岱孙先生生前就说过，“任何外国的理论和模式，即使是科学的，在彼时彼地行之有效的，也不能作为我国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直接移用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外国的理论，即使是最优秀的，也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创造。”^②更何况西方经济学不是为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写的，与中国道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不能将其奉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

有一个现象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美国经济学那么发达，得诺奖的

① 马寅初：《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自序，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

② 陈岱孙、杨德明：《关于当代西方经济学评价的几个问题》，《红旗》1987 年第 6 期。

顶级经济学家那么多，为何还连爆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直到白宫一度关门呢？经济学家特别是金融学家有推卸不了的误导责任。是他们脱离实体经济的承受力，滥用各种数理模型、金融工程制造种种衍生品、金融杠杆，诱惑人们以利己动机去盲目推动虚拟经济泡沫化膨胀。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最终泡沫破裂，酿成国际金融大危机。

我国也有学者早就质疑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是否必需，告诫“不要迷信‘诺贝尔经济学奖’”。或许有人说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话。可也有高人吃过葡萄不说葡萄甜的。曾在192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著名作家、中国人民的朋友萧伯纳就说：“诺贝尔设立奖金比他发明炸药对人类的危害更大。”当然事情总要一分为二，要作具体分析。理工科这类硬科学的诺奖无可异议，像经济学这类软科学的诺奖就难能无可置疑。肇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就难免使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多最集中的美国黯然失色。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悲哀与莫大讽刺。

四、要有自己民族的政治经济学

今非昔比，我国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伟大事业，根本没有外国的理论模式可照搬照抄，更需要注重国情，靠全党全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来践行。所以我们必须恪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的要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强本国软实力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始终是科学前沿制高点上的明灯和瞭望塔，时时引导我们对人类文化成果在去伪存真、吐故纳新地吸取和自己的独创中发展和丰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只有误读误解者才会使马克思主义边缘化。

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主要是要学好用好自己民族的政治经济学，即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宗旨的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历史的科学和实践的科学。不同国家有不同国情，

就是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也有不同的具体经济问题和不同的具体解决要求，政治经济学就必须面对现实、贴近实际，不断研究和发 展，以促进本国经济持续发展和增进人民福祉。所以各国经济学的民族特性非常鲜明，可以互相借鉴，但不可忘我盲从。恩格斯就曾 说，“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① 经济学说史上最典型的成功例子之一是 19 世纪德国李斯特的经济学说。在英法等完成产业革命后就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向外扩张。英法经济学家也都宣称他们的政治经济学都是世界主义经济学，“是最有利于人类的”，“研究的是一切国家的利益，是全体人类社会的利益”。李斯特可不予认同，根据德国工业弱小的状况，1841 年他提出《政治经济学国民体系》学说，主张首先要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他阐明一个国家只有农业而没有工业，就像人只有一个臂膀一样，只能单靠农产品交换别国的工业品，这就要受制于人，德国对英国和世界的贡献，也只能停留在一些儿童玩具、木制的钟和哲学书等的水平上。他采取历史事实对比方法，说明发展民族工业的必要性，具体还提出广义生产力概念，认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各种因素协同合力作用的结果。虽然他的学说未能被容克贵族接受，迫使他 1846 年在失望和贫困中自杀，但后来觉醒了的德国终于接受了他的学说，奋力实践，到 19 世纪末终于成为强盛的工业国，追谥他为德国工业之父。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总目标就是要按我国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我国经济理论界就要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创立相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同志说：“我们的国权，我们的国格，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我们的民族独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160 页。